

海軍工作四十年之三

追憶大陳海戰

●楊元忠

(前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、海軍總部副參謀長、海軍元老)

日前讀到趙興所撰「海軍軼事」及徐學海撰「五十年代海軍軼事」兩文，發現所述若干事情連我這個海軍「老兵」都前所未聞，不勝詫異。趙君為新制海軍官校第一期(三十九班)畢業，他於一九四六年入學時，我正以教育長名義主持校務，可說是我的學生。趙文中曾述及抗日海軍戰史，顯示他曾下過功夫廣搜史料，不過有些史實尚待補正。我曾以長途電話和旅居美國的他有所討論。而徐君則早趙君幾年自海軍官校卒業，徐文中指我海軍五十年代海上作戰時，犯有「疏忽輕敵」之弊，戰後曾有「調查與檢討云云」，讀後感慨系之。

敵我戰力頗有差距

一九五四年(民國四十三年)十一月

我任海軍第二艦隊司令，被派赴大陳指揮作戰，翌年二月我海陸軍全面撤退後返台，同年「八六海戰」時，我已在美國任安理會中國海軍代表半年多了，聽到海戰結束後總司令劉廣凱引咎辭職的消息，如晴天霹靂，震驚不已。這次海戰真相，海軍高層瞭如指掌，惟當年政治情勢特殊，直列為「禁忌」，諱莫如深，而今時轉勢易，政局不變，我願寫出其中秘辛，存諸史乘。

一九五四年一月，我接任第二艦隊司令，當時作戰兵力有四個艦隊。其戰力大致與番號相當。而中共海空軍，獲蘇俄支援那時已有相當規模。惟都駐守台灣海峽以北地區。因此我方兵力配置以較弱的第四艦隊負責維護金門制海權；第二及第三艦隊負責馬祖至大陳海域警戒及封鎖任務。第一艦隊則撥出「太」字級艦分擔金門及大陳兩地艦隊指揮艦(旗艦)。其餘兵力，包括四艘「太」字級及兩艘「陽」字級艦，為北區預備部隊。第一、二、三艦隊司令輪流擔任大陳任務艦隊的指揮官。我接任指揮任務時，大陳情勢已日漸緊張，為知己知彼，凡是從大陳執行任務回來，曾與中共海空軍有所接觸的軍艦，必親自往訪其艦長及艦上軍士官，了解他們作戰得失、實況及經驗。因此我對當時中共海空軍活動的模式有相當的瞭解。

之後，繼續北航，遇見一艘共軍炮艦從三門灣開出，太字艦裝有三吋口徑砲，有效射程七千碼。在與共艦距離遠在一萬二千碼時，對方就先開砲打了過來。不一會中了一砲，好在不是要害。艦長雍成學上校，知道打不過人家，下令掉頭加速南航。敵艦沒有追來，我艦才安全南返。

由此次遭遇戰可知那時中共有些軍艦，威力已相當於我方的「陽」字級驅逐艦。如果不是他們經驗不足，行動謹慎，我們可要吃苦頭了。可見當時駐防大陳的我方陸海軍，是處於挨打局面，無力還擊。如果不是美軍顧問一再建議撤出大陳，其後果可能不堪想像。

鯪門救援美情報員

五月中旬，大陳以北約二十哩的「頭門四島」被中共佔據。這些位於三門灣外的小島，我方並未駐守。被中共佔據，本不應大驚小怪。祇因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了一批情報人員，以「西方公司」名義，在大陳一帶秘密搜集情報。其中兩人尚留在中共所佔的鯪門島上，沒有撤出，問題非常嚴重。因為「西方公司」的活動，祇與總統府直接聯繫。大陳地區的我方部隊，

各軍種總部甚而連參謀本部都不與聞其事。

那時大陳海軍任務艦隊指揮官為第一艦隊司令劉廣凱少將，他派了一艘輕型軍艦，連夜進入鯪門島水道搜救「西方公司」的兩名美國人，行動全無通訊聯絡，祇在黑夜摸索，救人全憑運氣。該輕型艦的艦長，就是後來因「江南案」而成階下囚的軍情局長汪希苓中將，當時是佔少校缺的上尉艦長，接到的命令極端機密，僅艦長一人知道任務內涵，照劉廣凱的構想，是犧牲這一條船而救出情報人員。不料，汪希苓的運氣特佳，駛近鯪門港時，正值夜色蒼茫，適有共軍一艘同類型艦進港，汪乃下令尾隨其後進入。這時，汪希苓才把機密任務報告全船官兵，要求大家準備為國犧牲。當汪希苓所率軍艦進入水道後，共軍岸上通訊台一直以燈號要求報告艦名任務，該艦自然不好回答，乃以燈號胡亂答復，以拖延時間。直到無法掩飾時，汪艦長下令全艦槍炮齊發，同時快速倒車外出，衝向港外，竟被他安全衝出。港內的槍炮聲驚動了困守的西方公司情報員，知道情勢有變，乃利用特殊裝備逃了出來。此後，汪希苓獲授青天白日勳章。因而後來於「江南案」他雖判重刑，仍免了

牢獄之災。但卻毀了一位優秀的海軍將領。

事後，這一波折，驚動了總統府，參謀本部就不得不追究責任，由指揮官劉廣凱承擔了下來。昔年我國陸海空三軍，海軍是最弱的一環。撤來台灣後，海軍的分量還是沒好多少。例如海軍在抗戰前，就擁有兩個水上偵察機組成的航空隊。可是勝利後到我離台的二十年中，海軍就一直不准擁有飛機，可為明證。而這次海戰追究責任，劉廣凱非撤換不可，接任者非我莫屬。當時的海軍總司令為馬紀壯中將，認為我初任艦隊司令，情況不熟，不放心讓我上前線，正在為難，我就對他說我願意去，最後他雖同意了，但國防部沒有核准，我便沒有去成。

自請前往大陳指揮

九月初，中共在金門發動九三砲戰，金門海軍艦隊指揮官，第四艦隊司令黃震白少將，以局勢緊張，導致失眠，請求返回台灣休息治療。那時海軍總司令已換成梁序昭將軍，他問我肯不肯去金門代替黃司令兩週，我毫不猶疑答應。結果替代了一個半月，到十月底方回台灣。而我在大

陳的任務，十一月中旬就要展開，梁總司令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命令陳慶堃上校代我去大陳。這時在大陳巡航的「太平」艦，突於夜間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擊沉，情勢更顯緊張。我考慮到陳上校雖是擁有青天白日勳章的海軍傑出人物，但他的現職不是海軍部隊長，他可能沒有注意到大陳方面共軍活動的狀況，我相信我會比他做得好些。而且近來中共行動日益積極，必將發生激戰。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他豈不要替我承受危難。於是我乃向梁總司令表示，仍願去大陳指揮海軍作戰，不希望他人替我。梁總司令見我態度堅決，乃把他的手令撤回，我乃於十一月中旬赴大陳接替宋長志代將。

上下大陳兩島位於浙江台州灣口之東約二十海里處，南去基隆、北去上海，距離大約都是兩百海里。中共的海軍前進基地在舟山群島的定海，距大陳祇有一百二十海里。其空軍的一路橋機場距離大陳更近，祇有八十海里。因此大陳經常處於中共空軍的威脅中。我們的軍艦，不但要防中共飛機，還要防中共的魚雷快艇。好在中共的飛機祇能在白天活動，其魚雷快艇也不敢白天出來面對我們，祇在夜間伺

機會偷襲。因此我所率領的大陳任務艦隊，天一亮就離大陳港出海機動防空，黃昏時回港停泊。我的旗艦總是泊在大陳港近東口，另派一艘原屬第二艦隊，火力及機動力較強的「江」字級艦，泊於近西口。兩艦上的雷達一直開著，保持高度警戒。其餘各艦，則分泊於大岙裏及其附近的泊地。

那時大陳防衛司令部對任務艦隊定下一些限制：艦隊進出港，一定要先報經核准；出港後不得駛至大陳港三十海里以外的海域。好在那時中共飛機的飛行技術還很差，很少飛出大陸目視距離以外的地方，所以任務艦隊所受中共的空中威脅不算太大。

率艦隊夜轟積谷山

大陳防衛部的司令及參謀長都是陸軍軍官，他們對軍艦的性能及威力所知有限，對艦隊所下的命令，有時難以執行。我到任後，知道這些麻煩，便很委婉地請其修改，他如仍堅持，我就照做，做不通就據實回報。因此我駐大陳三個月，與防衛部處得還不錯。

那時防衛部的美軍顧問，是一個陸軍

上尉，對海空軍的戰術，似乎亦不在行。當年聖誕節的前一天，他忽向防衛司令劉廉一中將建議，令海空軍當夜聯合轟擊台州灣口「積谷山」島上的中共瞭望設施，以振士氣。我接到命令之後稍加考量，就知道海軍此一行動，對中共設施，不可能有太大的破壞。但艦隊必須在夜間駛到中共魚雷快艇隊的「虎口」附近，這等於自投羅網，後果堪憂。我如果據此申復，他一定說我是畏難推托，因此我就接受下來。當天晚餐後，我召集參加的各位艦長到旗艦開會，把我所定的航行計劃，採取隊形、航線及行動時間，依照防衛部所定海空聯合轟擊的時間到達適當地點，聽我的號令，一齊向積谷山中共的設施地區發砲轟擊。並令各艦加強艦首尾的瞭望，以防中共魚雷快艇雷襲，及躲避雷襲所採取的運動方法。

會議完畢，防衛部派來聯絡及觀戰的參謀亦來到旗艦。我就照預定時間率領艦隊出大陳港西口，航向積谷山。艦隊到了預定位置，正是防衛部所定海空聯合轟擊的時間，但空軍飛機並沒有出現。防衛部參謀要我稍候一會兒，我等了約五、六分鐘，我們的飛機仍杳無音訊。再向前走就

越出砲擊的位置了，我仍下令各艦開砲，射擊了五分鐘就離開火線回航。

我知道艦砲夜間射擊，準確度很低，我們的三吋口徑砲，每顆砲彈祇有十三磅重，其破壞力很弱，中共的陣地即使中了幾彈，損失亦很輕微。好在中共魚雷快艇沒有出來，很出乎大家意料。這一趟行動，我方祇浪費了約六百發砲彈。防衛部的計劃，海軍方面順利執行了，很給他一點面子，真是「皆大歡喜」了一場。

行動受限 旗艦受傷

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黎明，我正率領艦隊出港機動防空，突然接到防衛部命令，有急要文件就要送給我，要我稍等，我祇好令各艦暫緩起錨。一直等到近九點鐘，方見一隻機帆船送公文來。我的參謀一看，都是例行文件，毫無重要性。我乃率領艦隊出港。這時天已大亮，剛出港口，就有兩架中共米格十五從很高的上空飛過。又過了一會，中共的攻擊機就飛抵我們上空。兩架一組，連續向旗艦俯衝投彈，這時艦隊已採取防空隊形，集中防空火力射擊俯衝的敵機。因此他們的投彈有欠精確，都沒有直接命中，成為「近彈」，

激起的水柱蓋過旗艦。我與站在露天指揮台上的官員，都被海水澆濕。事後檢查，知道有些精密電子裝備因受劇烈震撼而受損，需要檢修。當晚回港後就報告防衛部，奉准於次日開去大陳以南約一百海里的「南甌島」泊地，停下來逐件檢查整修。

一月八日下午，修理工作完成，九日上午向北開航，準備返回大陳，恰好有一股極強烈的寒流南吹，風力甚強，海上波濤洶湧，艦身顛簸得很厲害，航速大減，人員在艙面行動，必需攀住扶手的鐵欄，方可不致跌倒。如再遇空襲，砲彈運搬困難，火力甚難發揮，我本擬再返南甌泊地避風，但防衛部又來電報，問我何時可返抵大陳。我祇好取消返回南甌泊地的念頭，繼續率領艦隊北駛。

當時我研判情勢，認為中共飛機必將利用此一有利時機，再度對我空襲。便準備於回到大陳後，立即赴防衛部晉謁劉司令官，請求在天氣不利的時候，任務艦隊不受三十海里航行範圍的限制，遠離大陳以避空襲。但因天氣過度惡劣，原來預定

天黑之時就可抵達，午夜後方才抵達。我為應付次日可能的空襲，召集幕僚及旗艦艦長開會，研究如何來應付此一危機。我

決定明天不出海機動防空，而在港內疏散停泊。在大岙裏的補給艦，祇留一艘，其餘都開到指定的錨位停泊，並限各艦必須在次晨六時之前泊好。如所泊錨地向北，為防風強脫錨，可開動主機頂住風，以保安全。這樣疏散開，每個灣口，祇泊一艦，空襲時就可減少損傷。我則定次晨七時半登岸去見劉司令官，請他修改防衛部對海軍任務艦隊活動的限制。

中共大舉空襲大陳

一月十日晨七時一刻，我方吃完早餐，還未離開餐廳，旗艦的雷達發現敵機，立即發出戰鬥部署的信號，我甫登上了指揮台，敵機即已臨空。艦上的防空砲立即對敵機射擊。這時候，防衛部的警報台方掛上「空襲警報」信號。大約十分鐘後，敵機離開大陳。這次空襲，敵機受地形影響，採中等高度平飛投彈，受強風影響，精度不高。有幾艘大型補給艦中彈，但損傷不嚴重。

上午十點半左右，防衛部的「空襲警報」信號落下了，我方離開旗艦，上了一艘小砲艇，駛向大岙裏泊地，登上那艘中彈受傷的大補給艦，察看受傷情形，並向

艦上官兵慰問，然後續駛大岙裏灘頭。還沒有到達目的地，第二批敵機又臨空轟炸。小砲艇上有一挺二〇小防空砲，我告訴艇長，如敵機進入射程，即開砲射擊。這樣大約過了十分鐘，敵機離去。我令砲艇仍駛至大岙裏灘頭，搭當地漁民的小舢舨登岸。到了海軍大陳巡防處，即刻用電話與防衛部聯絡。但劉司令官卻不在司令部，而去了下大陳島。他要我稍等一會，他

回司令部時即開會研討我提出的問題。我

在巡防處等他時，敵機又來轟炸。這次的空襲，艦船之外，陸上設施亦成為轟炸的目標。當天黃昏之後，劉司令官回上大陳司令部。在他所主持的會上，向他說明艦隊何以沒有出港機動防空的原因。指明這個三十海里的限制如不能彈性運用，像今天這種情形，必將不斷發生。這時他方知情勢嚴重，乃宣布取消此一限制；大陳任務艦隊改駐南兜島泊地，因應情況隨時出動，擔任大陳一帶的海上警戒。

我回旗艦時，已逾夜間九時，方知道旗艦亦被炸傷。因為敵機這次用的是高爆炸的碎片，把艦舷水線上下的鋼板，打穿了許多洞。機艙進水，甲板上及下面艙中

人員死傷了約三十名，必須回台灣修理。我乃命令所有受傷艦隻，連旗艦在內，連夜開回台灣修理。我與司令部人員，則搬去上大陳的海軍巡防處暫住，利用巡防處的電台，指揮本地區的軍艦，一直住到一月十四日，海軍方派出「永壽」及另一艘同型的軍艦，乘夜進入大陳港接我及司令部人員登艦，離開大陳。

我登上永壽艦時，艦長楊廣英中校對

我說，兩艦在接近大陳港東口前，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攔擊。雙方混戰了一陣，幸好沒有被魚雷擊中，出港時還得小心。我對大陳附近的形勢，知道得很清楚，起錨的時候，我便告訴楊艦長：出港後不要轉向東南，應向北急駛，向「頭門四島」駛去。他遵照我的指示向北急駛了約半小時，艦上的雷達幕中，發現中共的幾條快艇，從下大陳島南約五海里幾個無人居住的小荒島駛出，向我們追來，那時已近黎明，海面有點波浪。敵艇追了一陣，沒能縮短多少距離，便掉頭不追了。我方率艦轉向，駛去南兜。

陸海軍從大陳撤退

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，中共攻佔了

大陳以北距離僅約十海里的「一江山」島。美軍顧問，覺得大陳守軍一萬多人，在中共陸海空軍環伺之下，如不撤退，一定會像「一江山」守軍一般，被中共吃掉。乃向當局一再建議撤退大陳守軍；並願出動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海空兵力，掩護我軍安全撤退。我方祇好接受。我的海軍大陳任務艦隊司令職務，便於二月中旬宣告結束，返回台灣。

海軍檢討大陳戰役

回台後約十天，海軍總司令部舉行大陳作戰檢討會，由參謀長王天池少將主持，要我出席陳報。我便把當年一月上半月所做所為，一一報告出來，並且說，當時的天氣，及我的行動，旗艦的記事簿（LOGBOOK）上都有記錄可資作證。正參謀長聽後便說，我的措施沒有錯誤，無可指摘。我正要退席時，海總的政治部主任楊維智少將說，上峰對楊司令非常震怒，如不加處分，恐怕不行。至於上峰對我為何震怒，海總將要對我作何處分，當時我就不曉得了。

過了不久，我就奉派參加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第四期受訓。知道由參謀總長彭

孟緝上將報告老總統，記我大過兩次。批下來是「太輕」。照當時的規定，比記大過兩次更重的處分，就是撤職或交付軍法審判。彭總長大概知道其中癥結，破例報請維持原議，又是被批「不准」。他覺得左右為難，就把這案暫時擱下來不辦。

後來，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打聽出來老總統震怒的內幕。原來是海軍中有人向蔣老總統打小報告，說我在中共空襲大陳時，跑到陸上躲警報。這小報告是走軍隊政工路線，一直逕呈老總統的，他很討厭貪生怕死的人，因此對我十分震怒，非要嚴厲處分不可。

追憶大陳海戰

我覺得我在海軍總部大陳作戰檢討會中所報告的真實紀錄，都不發生作用，而以待罪之身，再作申辯，還是到不了蔣老總統跟前。好在在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受訓的學員，都是三軍相當高級的軍官，臨結業之前，總統一定要個別召見，垂詢軍務。我乃準備好一份書面報告，簡述我在大陳指揮海軍期間，因形勢不利，沒有戰功，但亦沒有失職行為。而且我在兩度大陳情況嚴重之時，都自請趕赴前線指揮作戰。總統如果詢問馬紀壯、梁序昭兩位海軍總司令，便可知道我所說的都是事實。

這份報告，在他召見時，我作了口頭報告之後就呈給他。當時他沒有照例把這份報告交給在場擔任紀錄的秘書，而是放進他自己的衣袋，我知道他一定很重視我的報告了。

我在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結業之後，彭參謀總長又把請求記我兩大過的公文呈上去。批下來卻是「記小過一次」結案，這一來，我的劫難是解除了，但卻得罪了軍中政工首要人物，使他蒙受了「所報不實」的陰影，此後我在派職上總是坐「冷板凳」，到我限齡退休為止。

寫到這裏，請讀者不要誤會我敵視政工制度。其實我在海軍第四軍區司令及第二艦隊司令任內，我的政治部主任都與我合作配合得很好，幫了我許多忙。主要的就是我的施政全都公開。特別是司令部的經費，我分毫不沾，所以他們與我之間，完全沒有隔閡，可見任何制度，人纔是其成敗的主要關鍵。人如果用錯了，再好的制度，亦不可能發生良好的效果。

講話實在主官受罰

作戰打兵力，也打民心，我們到台灣的頭幾年，社會流行的口號是「一年準備

，三年反攻，五年成功」。其實這個目標，必須是大陸的民心完全傾向於我們方得成。但我們撤離大陸時，大陸的民心是傾向中共的。要扭轉這個局勢，即使政治修明，士氣振奮，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纔有希望。大陳撤退之時，來台已滿五年，但距「以一當十」的境地尚遠。但軍方人物，為適應官場上風氣，大家不斷在誇大國軍的進步。宣傳日久，自己亦攪昏了頭。所以當羅列將軍任陸軍總司令時，蔣老總統從所看到的資料中，覺得反攻大陸的條件已近成熟，便問羅列對陸軍對反攻大陸作戰的看法。羅列表示對這一任務，他覺得條件不足，沒有必勝的把握。過了不久，他就被調任他職。

我在初到台灣那幾年，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，及戰略計劃委員會委員任內，參加過防衛台灣及反攻大陸的作戰研究，知道其中所需條件，短期內很難取得。當時我們海空軍略佔優勢，能把陸軍送上對岸的灘頭，後續力卻難以為繼，還是要失敗的。但是這些研究，格於當時的風氣，沒有人敢公開說出來。

羅列將軍是我所知陸軍幾位卓越高級將領之一，品格及學識俱優。他曾任短期

的戰略計劃委員，與我共過事。我所知道的，他當然亦知道，在那個緊要關頭，他因說實話而丟了官。以後就更沒有人敢說實話了。

發動戰爭，必先有「知彼，知己」的基礎。「知彼」困難，「知己」亦不很容易。如要採取攻勢，必須有局部優勢的兵力。兵力劣勢，除非敵人在「打瞌睡」，祇宜於守，一九六五年，我海軍兩度於夜間去對岸作小規模的突擊。採用的是局部攻勢，而出動的兵力甚小，卻奔向嚴陣以待優勢敵人的防線。勝敗之數，可想而知

。我相信這些軍事行動，海軍是奉命而行。我有一位陸軍老朋友，擔任過陸軍總司令部的情報署長，他對我說，陸軍曾派「蛙人隊」人員及裝備，隨海軍的軍艦突擊對岸的灘頭。當時海軍的總司令如果表示戰果不樂觀，勢將蹈羅列將軍的後塵，祇好去做，吃了敗仗，還是丟了官，可見做官亦不容易。

大陳撤退是一種不同形式的戰敗，上級心裏當然不高興。開會檢討的重點，是要找人背「過」。陸軍方面，大陳防衛司令劉廉一將軍回台後，被斥責得焦頭爛額

。海軍方面，雖然找不出我有錯失，還是成為待罪之身。幸而我有機會到國防大學受訓，為自己蒙冤辯白，方免了一場大災。當年駐守大陳我共雙方的態勢如何？稍加分析即可對照，何以一直把一萬多官兵放在那裏挨打？最後才在美海軍第七艦隊掩護下撤退。早先的決策如何形成，是得是失，就沒有人去研究了。

依此類推，一九六五年海軍兩度向中共沿海突襲的戰役，其事後的檢討會內容，亦可想而知，海軍總司令因此丟了官，多少有點「代人受過」的味道。

。依此類推，一九六五年海軍兩度向中共沿海突襲的戰役，其事後的檢討會內容，亦可想而知，海軍總司令因此丟了官，多少有點「代人受過」的味道。

中外文庫
之三十四

鐵血精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叁百伍拾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甚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踪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